

彩箋尺素寄相思

——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中的女性文脈與文化傳承

文學漢林

施篇

尺素家書，是中國人綿延千年的情感載體。漢代《古詩十九首》開篇「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」，便是一首兩千年前遊子思家的離歌。

近期，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在香港熱映，影片以書信為核心線索，跨越兩千年塑造出一脈相承又具時代特質的東方女性形象，當我在大銀幕上看到「謝南枝」三個字時，這首詩便從記憶深處浮了上來：「道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？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」，一個生長在邊疆、從未踏上潮汕土地的女子，名字裏卻藏着一句關於眷戀與歸依的漢詩。導演藍鴻春以此命名，悄然埋下了一枚種子：有些根從故土腳下延伸，直至筆端，藏在了文字裏。

古今詩文、影像對照，清晰鋪展開中華女性的精神脈絡，二者同以書信寄情，《古詩十九首》聚焦農耕時代深閨思婦的離愁，勾勒出傳統女性專一重諾、隱忍溫柔的底色，詩文中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書札，上言長相思，下言久離別，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」，道盡古人依託書札寄託綿長等候的含蓄心境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中的僑批（「信款合一」的特殊家書，201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《世界記憶遺產名錄》），則是漢代懷袖藏書的時代延續，講述了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南洋往事：20世紀三十年代，潮汕青年鄭木生為躲避抓壯丁，被迫下南洋謀生，留下妻子葉淑柔獨自撫養三個幼子。在暹羅，他結識了經營旅店的謝南枝父女。1960年，木生因見義勇為落水身亡。此後整整十八年，謝南枝以木生之名，一封封僑批、一次次匯款，默默守護着遠方素未

謀面的葉淑柔。故事兩位核心女性形象立體厚重：留守故土的淑柔阿嬤，半生依靠跨海僑批獨撐家門，漂泊南洋的謝南枝，多年借已逝木生之名寄信匯款，以善意維繫兩地羈絆。更有意味的是三位主角名字的關聯：木生是「木」，淑柔是「葉」，南枝是「枝」——他們三個人組合起來，就是一棵高大茁壯的木棉樹。木是根，葉是冠，枝是連接根與葉的橋樑。南洋華人是一個共同體，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，而是整個群體以柔韌之力守護祖國和文化根脈的集體意志。

影片將古典詩詞意象落地近代僑鄉現實，完成了詩意的現代化轉譯。貫穿全片的僑批，書信中使用着半文言式的傳統表達。「七夕當夜，夢你衣錦歸來，仍是少年模樣」「船行入夜，江海萬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覺遙遠」。古雅而深情的句子，並非編劇的憑空想像，而是千千萬萬封真實僑批的縮影。阿嬤深夜反覆摩挲泛黃銀信，一字一句細讀，與古詩思婦珍藏家書的畫面跨越千年共振。不同於古詩中獨守空閨的女子，片中淑柔主動扛起宗族生計與傳承，南枝在暹羅開設華文補習班，教海外孩童誦讀中國古典詩詞，讓書信從個人的相思載體，昇華為跨海傳遞中華文化的橋樑，更化解了海外中文學習者對中式含蓄情感的理解壁壘。讓世界對東方女性的認知，從漢代獨守的思婦，到近代自立自強、傳承文脈的僑鄉女性，清晰呈現中華女性的精神演變：溫柔堅韌是不變底色，獨立擔當、文化自覺是新生力量，打破了海外對中國女性溫順被動的刻板印象。文字為根，情義成林，木生種下了一顆種



●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更是寫給中國語言文化和文字的情書。

子，南枝日日澆灌，學生們長成大樹後，以恩師之名讓森林蔓延。華人學生在異國他鄉守住母語的根脈，讓僅僅在暹羅生活了數年的鄭木生，擁有了跨越死亡的影響力。

在當下即時通訊普及、AI可以秒速生成千言萬語的時代，手寫文字承載的筆墨溫情更顯珍貴，現代人難以體會「見字如面」的文字浪漫。而在那個華文教育被嚴格限制的年代，一間小小的柴房教室就是保留文化火種的「地下堡壘」，讓身在異鄉的華裔孩子即便從未回過故土，也能牢記中華大地與民族根源。古詩以

文字留存古人情感，影片以影像留存僑批非遺、潮汕方言與華文教育記憶，這些都是中華文明永續傳遞的載體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不僅是一封寫給阿嬤的情義之書，更是一封寫給中國語言文化和文字的情書。它告訴我們：不論我們身在何處，真正的家鄉不一定是物理意義上的那片土地，而是中文所代表的中國文化，以及中國文化中所傳承的人與人之間的情和義。只要有中文在，海外的華人就永遠有家可回。

欲寄彩箋兼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？北風長夜藏尺素，南洋遠海寄僑批。兩千年歲月更迭，書信承載的情義從未褪色。AI時代，希望古典詩詞仍能為文化尋根，紀實影像仍能賦予時代以厚度。以詩解影，以影釋詩，方能讓海內外中文學習者讀懂筆墨膠片間的東方溫柔。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樞紐與國際中文傳播的重要窗口，立足愛國愛港的核心立場與中外文化交流職能，更應善用中華共通文化符號，融匯古典詩詞意境與影像記憶，納入本地中文教育體系，以具象文學風物為載體，向香港學子與海內外僑胞講述柔韌堅毅的中華民族精神力量，傳承深植故土的家國根脈。身為港區政協委員，我將持續建言推動香港中文教育創新升級，促進古典詩詞與本土影視美育深度融合，以文學為橋樑，以情感為紐帶，聯通海內外，讓彩箋尺素間千年不斷的家國溫情生生不息，以溫潤、細膩、動人的東方敘事，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文化故事。

（作者為鎮江市政協委員、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）

家鄉的集市

尹曉華

湧入人流
我被此起彼伏的叫賣聲所淹
剛被賣西瓜的叫上此岸
又被賣涼粉的拉到彼岸

就這樣
沉一會，又浮上來
浮上來，又沉一會

時代詩行

集市不長
從這頭到那頭
不過百餘米
但它比汪洋大海還要遼闊
要想游完
一生也未必夠

奶奶的背，是我一生的搖籃

筆尖故事

靜園

我是在奶奶背上長大的孩子。

剛出生那會兒，父母都在部隊，常年駐紮在外，沒法回家。父親便從老家把奶奶請了過來。奶奶帶着一個小包袱，裝了幾件換洗的衣服，就跟着父親來到了這個遠離喧囂的沿海小城，一住就是五年。

我小時候身體不好，興許是難受，整夜啼哭，不得安眠。長大後，我看過媽媽的日記，她寫道：「我覺得難過極了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」那時候，奶奶心裏大概也是這般難受。於是，她把我背起來，放在了她佝僂的背上，一顛一顛地來回走，我便神奇地不哭了。從此，奶奶的背便成了我的搖籃。

那些夜晚究竟有多長呢？長到月光把窗櫺的影子從東牆挪到西牆，長到奶奶在屋裏走了成百上千個來回。我趴在她的背上，臉貼着她已經駝下去的脊樑，總是感到很踏實。她就那樣一步一步地走着，走着，把我從哭鬧中搖進了安穩的夢裏。

奶奶背着我時，我從不曾想過，這個駝背的老人也曾有過挺直的腰板。爺爺早逝，家裏五個子女，全是奶奶一手帶大。生活給她出的難題，她全都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了，只是彎下了腰，繼續在土地上行走。我與她一同生活這麼多年，從沒聽她說過一句苦，講過一句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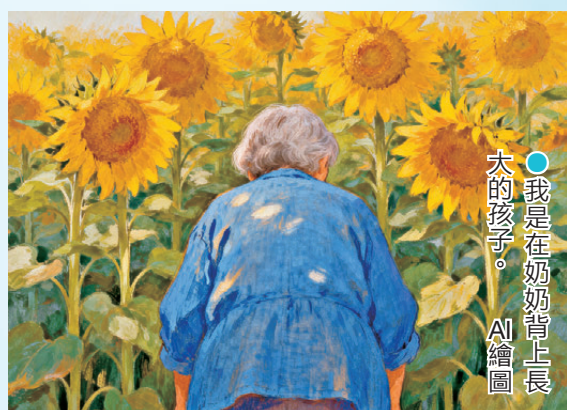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從舊時光裏走出來的老人，把所有的苦，所有的累，都背在了背上，說出來的，只是甜。

等我長到三四歲時，在照顧我的間隙，奶奶在院子裏種起了花草。那時候，她的背彎得更深了，卻把滿園的花草侍弄得生機勃勃。西頭是月季兩棵，牡丹幾株，東頭是爬滿架的絲瓜和葡萄。暖和的天氣裏，奶奶給我備一盆艾草泡澡水，說對身體好。紅色的塑料澡盆放在花下。我抬起頭，近處是向日葵沉甸甸的花朵，如金黃色的火炬；遠處是遼遠的天空，雲很慢，也很淡。

奶奶背着我走過漫漫長夜，又彎着背，把滿園春色種進了我的童年。

後來我上學了，奶奶便回了老家。我考上北京的大學後，回去看奶奶。奶奶坐在屋前修剪月季的枝丫，見我過來站起身來。我才發現，不知何時，記憶中那個能背我搖我、能扛起一個家的奶奶，竟然還不到我的肩膀。

我說我去北京，奶奶笑道：「首都好啊，首都都有毛主席。好好讀書，不要想



●我是在奶奶背上長大的孩子。AI繪圖

家。」後來我工作了，忙碌得一年到頭沒有假期。和奶奶說沒法回去看她，她說：「不要緊，工作重要，好好為人民服務。」

一個加班的夜晚，父親突然打來電話，說奶奶病倒了，時日無多。我便連夜趕回老家。

奶奶躺在床上，輕輕地呼吸着，輕得像一張白紙，一陣風颳來便能帶走。我坐在床邊，看着她瘦削的身體，想起小時候趴在她背上安然入睡的夜晚。我多想再讓她把我背起來，再感受一次那搖晃的、安穩的世界。我多想把她背起來，像我小時候一樣，換她在我的背上，安然入睡。

妹妹眼眶紅紅的，指了指床頭櫃上放着一個巨大的紅石榴。碩大、鮮紅，成熟到吐露出包含在其中的珠玉。「這是上個月有人送給奶奶的，奶奶說，等你回來留給你吃。」那一瞬，我不禁淚眼朦朧。

奶奶啊奶奶，你不捨得吃的八寶粥、黃桃罐頭、白糖酥餅，連同這個碩大的石榴，還有你背着我走過的每一個長夜，搖碎的所有月光——是那般沉甸，這都是你的恩情。我該如何报答你？

我一個人坐在奶奶的小花園裏，空蕩蕩的小馬扎還在，可坐在馬扎上那個熟悉的身影已經不在了。園子門口的那棵月季，奶奶經常修剪的，已經快到我肩膀了——和奶奶走時差不多高。

我的小孩今年剛兩歲，正是活潑好動的年紀，還不明白家裏這幾天人來人往是因為什麼。她站在花園裏，仰着頭看開得正盛的月季花——那花朵，紅得像天邊的火燒雲。

我把她背起來，讓她柔嫩的小手，可以觸碰到同樣柔軟的花瓣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這個場景有些眼熟。

這才猛然醒悟：原來，愛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的。奶奶背過我，我背上的東西又傳給了下一代。只是如今，這沉甸甸的愛變成了一棵月季、一個石榴、一園春色、一陣微風……永遠地，永遠地停留在我的心上。

同心荷

王連翠



●看着碧波倒映着高樓與荷影，恍如隔世。AI繪圖

年頭久多了！」說完自己先笑了。

張師傅的話讓我心裏一顫。四十年前，我從鄉下來縣城求學，走的正是這一帶的泥濘小路。記得有一回下雨，膠鞋陷進泥裏，拔出來時鞋幫子都咧了嘴。那時候的野塘邊長滿荒草，我們幾個窮孩子夏天偷着去澆水，被看塘人追着跑。如今站在木棧道上，看着碧波倒映着高樓與荷影，恍如隔世。今日小城，早已換了人間。

西側是莒州名人長廊。我在「在莒亭」南門看見了書畫家崔錫生的名字。想起每次去王羲之故居，看到崔老的墨跡，我總會跟同行的朋友說「我和崔老是同鄉」。那份驕傲，至今還在。文化就這樣一代代傳下來，像荷塘裏的藕——水面只見花葉亭亭，地下卻綿延着看不見的根。

快到中午，陽光下的蓮心湖波光粼粼，荷花正艷。廣場舞的音樂響起，大媽們的彩扇翻飛；慢跑者從林蔭道上掠過，青年在單槓上翻轉。忽然，一位穿灰布衫的大爺停下來，對着荷塘清了清嗓子，竟亮開嗓門唱了一句京劇——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……」身旁幾個人笑着鼓起掌來。那聲音穿過荷香，竟與蟬鳴、鳥叫合上了拍子。這些動感的畫面與荷塘的靜默相處得恰到好處。我忽然聞到一陣更濃的荷香，大概是陽光把花瓣曬透了。

我忽然想，兩千多年前，這裏還是莒國故城。那些征戰耕作的人，大概不會想到，有一天這片土地會成為百姓健身休閒的樂園，會成為孩子們聽歷史故事的地方，會成為老人們打太極拳、下棋聊天的家園。更不會想到，一個在外漂泊多年的遊子，站在這裏，會因為一朵荷花、一聲蟬鳴、一句鄉音，濕了眼眶。

離去時回望。那花，根扎在淤泥裏，花葉卻向着太陽。兩千年前的「毋忘在莒」，今日公園裏躍動的身影，說的是同一件事：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「同心」二字不是刻在石碑上的，是長在血脈裏的。

風又起了，滿塘荷花輕輕搖晃。那聲音沙沙的，像是在替這片土地，一遍一遍地說着些什麼。

指間歲月

莒縣同心公園裏，蓮心湖的荷花又開了。我特意回了趟老家。

從北門進去，最先望見的是那面三十六米長的景觀牆。造型如竹筒，青銅銘文鐫刻着「毋忘在莒」四個字。我站在牆前，指尖幾乎要觸到那些凸起的筆畫——公元前685年，公子小白避禍莒地，後來歸齊即位，成為齊桓公。老臣舉杯提醒：「毋忘在莒。」這段歷史我從小聽到大，可每次看到這四個字，心裏還是會動一下。它們在這片土地上生了根，漸漸長成「同心同德」的精神。

清晨的蓮心湖，荷葉如蓋，紅花映日。長廊亭邊，一位爺爺正給小孫女講「蓮心湖」名字的來歷。他指着湖心亭的石碑，慢悠悠地說：「早年啊，莒國的大夫們就在這附近同心輔佐國君。咱這地方的人，從古到今就講究個「同心」。小女孩似懂非懂，伸手去夠垂下來的柳枝，爺爺笑着把她抱起來：「你長大了就懂了。」這話像是說給孩子，也像是說給這片土地。

我沿着木橋往湖心走。橋上古色古香，觀荷的人漸漸多了。幾位老人在「會盟亭」下棋，棋子落盤的脆響驚起荷葉下的蜻蜓，與岸邊的蟬鳴應和着。那蟬聲一陣緊似一陣，倒把棋聲襯得更清脆了。一位推着嬰兒車的年輕母親停在橋中央，低頭教孩子認荷花的顏色。粉色的花瓣映着孩子紅撲撲的臉蛋，好看極了。空氣中浮着淡淡的荷香，不是濃烈的，是那種要你深吸一口氣才能抓住的幽微。

往東百步，穿過一片茂林修竹，是健身區。六十七歲的張師傅一身白衣，正帶着二十多人打太極拳。一招「野馬分鬃」，行雲流水。

「公園建起來我就在這兒打水極了。」收勢後他擦着汗說，用莒縣話加了一句，「眼瞅着這荷花開了謝，謝了開，也瞅着這小城一天比一天大。」他指了指東邊若隱若現的長廊橋，「四十年前這一片是野塘，泥路，現在高樓起來了，沂河邊上修了廊橋，我孫子就在河對岸那所新學校裏念書。那小子還嫌我土，我說你爺爺打的太極，比你那英語單詞